

我當時感到震驚，因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美麗壯觀的景象，所以我覺得應該與他人分享。於是，我把望遠鏡從後園搬到前園，以便邀請鄰舍一起觀賞。但其實不待我邀請他們，就在我剛把望遠鏡在行人道上架起來時，一大群熱心人仕已被吸引聚集起來，而且他們一直逗留到深夜才肯散去。

當天晚上，我發現差不多所有人都被天上的星群迷住了。最初，我以為是那宏大的天空令人如此著迷，但其實不單是這樣。使人感到莫測的是：星河以外究竟有甚麼奧秘？星光究竟是甚麼？它們從何而來？它們之上和之外又是甚麼？凝望著夜空，不其然使人產生眾多疑問，這些問題不獨關乎宇宙；更是關乎我們人類的自身。

宇宙與你

宇宙學是一門研究整體宇宙的學問，內容包括：宇宙的結構、起源和發展。這並不是純學術研究的象牙塔；乃是關乎每一個人的。

喬治·魯殊 (George Roche) 是一位歷史學家、經濟學家以及一所大學的校長。他曾經說過：「我們對宇宙的觀念，實在是非常重要的(註1)。」魯殊的意思是：我們對宇宙的看法模造了我們的世界觀、人生的哲學，以至日常的決策和行為。

舉例來說，若然宇宙並非被造，而只是偶然地產生的，那麼，宇宙本身就沒有客觀的意義了；從而，所有生命，包括人類的生命都無意義。萬事都是自然的連鎖反應；道德及宗教可能只是暫時有用，但終歸都無關重要。只有「宇宙」的本體才是最終極的實質。

反過來說，若然宇宙是被造的，那麼宇宙之外，必然還有超越時空的存有者。創造者就是那最終極的存有者，祂有權統管萬有；祂是生命的源頭，祂在其中設立了意義和目的。祂的位格就是一切位格的定義；祂的品格也就是一切道德的綱領。

所以，研究宇宙的來源和發展，就某種意義來說，就是探討人生的意義和目的。宇宙學蘊藏著深遠的神學和哲學支流。

可惜，許多研究者都不肯承認這點。他們打著「客觀」的旗號，戴著一副「不需要以上帝來解釋一切」的有色眼鏡，來搜集和研究資料。其實很難叫他們承認，那副有色眼鏡正代表著他們的神學觀點和個人信仰。甚至我認識有些研究員所戴的有色眼鏡是「無論我選擇的是甚麼人或物，它就是神」，他們就以此來解釋宇宙。

雖然沒有人是完全客觀的，但有些研究員卻願意搜集和綜合資料，來看看那一套宇宙來源的學說是最與事實相符的，不論那學說是否提到需要一位創始者和那創始者的特質。

宇宙學的優越感

正因為宇宙學涉及如此重要和個人性的問題，它引起許多人的佔有慾和競爭。這現象在今日尤其明顯，有三類人，就是：科學家、神學家和哲學家，都爭相要成為這方面的權威。

我在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求學期間，曾聽過一段勉詞，足以表明科學家們的優越感。那位教授說：「一個優秀的物理學家，不單可以在物理學上比他人做得更好，他做任何事都會勝人一籌。」這話正表達出他的信念，他相信科學訓練對駕御現代生活的挑戰是必需的。在我唸研究院時，在一次教授相對論

的課堂上，有一位教授對以往許多神學家干預宇宙學感到悲嘆。他誇耀地說道：「今天，我們已經可以很直接了當地利用張量微積分（Tensor Calculus），把那些神學家從宇宙學中嚇走（註2）。」

我又在一個哲學家的會議上，聽到一位著名的講者，對科學家們在宇宙學中搞得一團糟而搖頭嘆息。他說道：「就是最好的物理學家，也不過是差勁的哲學家而矣！」

我又在一個神學座談會中，聽到一位講者說只有神學家才有權解釋任何科學，因為神學是眾科學之母。他以一句非常誇張的話作結束：「科學家們有的是觀察報告；我們有的卻是啟示！」

宇宙學的優越感不單顯明了學術上的矜誇，更反映出數十年來教育越來越專門化。許多大學在很久以前已經把神學從科學課程中摒除；神學院收新生時已很少需要他們有科學的背景；哲學系的學生有時會觸及神學及科學，但通常不會很深入地探討；神學及哲學系的學生可能會研究他們本科的歷史，但科學系的學生則甚少。

學術專門化的必然結果是兩極化、矛盾及誤解；更遑論忽略了那些以稅款支持很多宇宙學研究的普羅大眾。當然，學術專門化對知識領域的推展是必需的，但試想如果我們採取一綜合各範疇的方法，加強對歷史的關注，那麼我們對真相的學習就會更快和更有效。

如果專家們停止互相威嚇，又不去嚇怕外行人，並開始以淺易的用詞對話，那麼任何人都可以探討及綜合宇宙中的事實。這樣，所有人，包括初學的人，都可以更加明白宇宙、生命、人性以及人際關係的意義和目的了。